

文/劉芷辰

我在多倫多大學交換了一學期,而這篇算是我的心得。為什麼我會申請交換呢?我曾 經是個只想修爆課拿爆 A+ 的熱血大學生,但過了一年後開始覺得不對勁,我發現我沒有 成績以外的「目標」,總是在盲從,而這不是很健康。開始自我懷疑後,我便失去了努力 的方向,體會到自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有能力,對「應該」有興趣的東西燃燒不起熱情。 這個狀態其實蠻痛苦的,身心會持續被自己消磨,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動力。

為了跳脫狀態,我選擇踏出舒適圈,大二直接申請交換。很幸運的,靠著大一的成績選上了喜歡的學校,於是我終於可以逃離我熟悉的一切。在那,我不需要在意同儕間的比較,只需要傾聽自己的聲音。我不需要勉強自己向著旁人的路邁進,只需要想辦法點燃心中的火苗,試著靠自己活下去。

總體而言,我很滿意我的選擇。多倫多是個適合交換的城市,有趣的課程,便利的環境,治安也不算太差,人們也很友善。在這,我很快地找到生活步調。在課堂上接觸了生物物理跟粒子物理(他們粒子物理根本是 Intro to QFT,但教授很讚),參加每週的演講,還有旁聽研究所的統計物理和量子光學,漸漸的區分出有興趣與沒興趣的領域。在台大的時候,我只想了解別人覺得強的東西,跟風去做高能理論之類的。但跟自己對話後,我才真正的開始思考我的志向該往何處去。

人際方面,我在多倫多儘管只有待一學期,仍有認識不少日韓的交換生,系上修同 門課的朋友,還有台灣同學會的朋友。因為我有點內向又英文不好,所以交朋友不是很容 易,但在這段交換期間,他們還是會約我吃飯喝酒,約我去圖書館,陪我討論課業,一起 參加萬聖節遊行,甚至還陪我慶生。真的很幸運可以遇到他們這些那麼好的人。因為我的 朋友,我的交換生活比較不吃力了一些。

某天朋友跟我聊到:「你在加拿大欸,北邊可以看極光,好爽喔!」我就看下日程,直接買了期末考完隔天的聖誕季貴貴機票,打算給自己在交換最後來場北緯60度的探險。到這裡還覺得我不夠瘋狗的話,那裡的氣溫最高是-30度C。

我是去半自由行半跟極光團的行程。白天,我就頂著極冷的寒風在小鎮遊蕩。大概是 手套太薄,手甚至被割裂出了血痕。被層層積雪包圍的,水氣瞬剎結冰的小鎮,我穿著厚重的衣服和鞋子,跨步前行。在這最冷的角落,沒有人認識我,獨留我與結霜的吐息,甚至連鼻腔都凍到渗血。

到這都聽起來很糟,但實際體驗上蠻酷的,整張臉包含帽子,都是霜!甚至連睫毛都 會凍在一起,完全不敢閉眼睛。原本被呼吸溫熱的口罩,一摘下來就瞬間變硬!在制高點 欣賞被厚雪覆蓋,被針葉林圍繞的黃刀鎮,甚是漂亮。在寥寥無人的街道上走,會看到像 貓的肥肥極地烏鴉,還會撞見跑得飛快的白色雷烏,牠們的腳真的很毛很可愛。

我三天晚上都待在 Aurora village 。那是個專門供人看極光的地方,有帶爐火的帳篷,還有無限熱飲可以取用,讓你的賞極光行程不克難一點。我很幸運,三個夜晚都看到極光。大部分肉眼看的顏色都不是很明顯,但用高 iso 高曝光時間後,就能從手機看到美麗的極光。以下引用我最近寫的詩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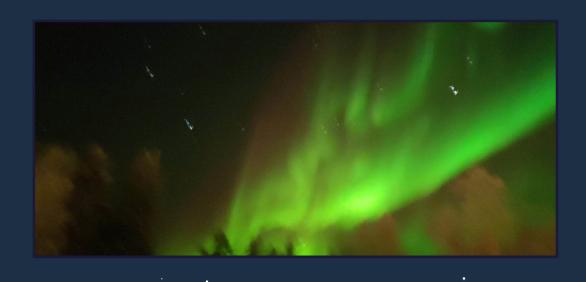
在廣袤的夜空下 風將余穿過星斗 輸出最煉爛的光 在積雪的山頭 我拜倒在天之女神的裙擺下 如此綺麗 望著她聽風起舞 而我只能將這一切 盡收在我的眼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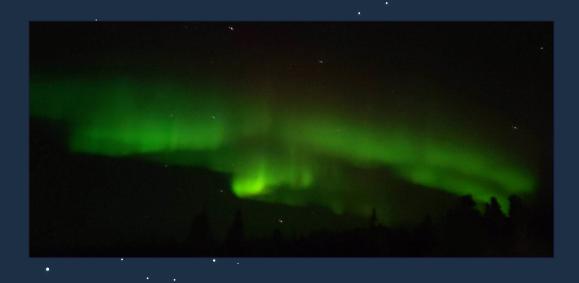


最後一晚,我甚至看到了滿天的極光,相當壯觀。看極光真的很酷,有生之年能嘗試 一次真的很值得。沒看到極光的話,在無光害的極地看星星也是種饗宴。在佈滿極光的夜 空下獨語,數數流星,聽聽心跳,撇除凍僵到快截肢的手腳末端,也是蠻浪漫的啊。不過 我覺得能跟朋友一起來,分享彼此的悸動,肯定更快樂。



89. |《時空》





我的交換生活不像讀書計畫寫的那麼熱血,沒有瞬間變得很強,也沒有做什麼為履歷增色的事。但我終於想起來要如何點燃我的火苗,想起來如何有意義的活著,擺脫得過且過的消極心態,這便是我最大的收穫。這一切可能聽起來還像是精神喊話,目前我還是照常在吃我的藥,目前我還是過得有點廢柴,但我著實有階麗函數的感覺。我開始對未來有期待了。希望這一直保持這個期待,畢竟回國後,還有很多事等著我去挑戰!



最後抒發一些我個人的感想。不管經過了多少腦內排練,預期的跟實際的總是不會完全一樣,於是才會有遺憾,但這樣也才是生活吧!譬如那條不會再經過的街,譬如我們沒辦法達成的事,譬如再也見不了面的朋友。是啊,真實走出來的路當然不會符合藍圖,我們也不會再重複路過同個時空點,沒機會給我們後悔。於是我們應該珍惜當下遇到的所有事,保存著回憶,讓它們陪我們一同前行,滋養我們往後的未來。

如果有學弟妹對交換有任何想了解的,或者對生活徬徨的,歡迎來跟我聊天。



38期|92.